

张其成  
著



「宋帝列传」

宋太宗皇帝传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宋 帝 列 传

# 宋 太 宗

张其凡 著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太宗/张其凡著. - 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4

(皇帝丛书·宋帝列传)

ISBN 7-80626-242-3

I.宋… II.张… III.宋太宗-传记 IV.K827=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12112 号

## 宋太宗

---

作 者:张其凡

责任编辑:康迈伦

封面设计:正典书装

出 版:吉林文史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大 32 开

字 数:300 千字

印 张:14.25

版 次:199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4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:ISBN 7-80626-242-3/K·104

定 价:33.00 元



# 宋太宗论<sup>①</sup>

## (代前言)

宋人每喜言祖宗之法，奉为圭臬。一般以为，“祖”者，太祖也；“宗”者，乃太宗矣。研究宋初历史，论及宋太祖者为数颇多，论及宋太宗者甚少。然而，在宋初历史上，太宗朝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。笔者在《从高梁河之败到雍熙北征》<sup>②</sup>一文中业已指出，宋代的积贫积弱局面，即开始形成于太宗时期。本文则拟全面考察太宗其人及其在位时期的政治状况。

## 第一节 即位前的太宗

太宗初名匡义，赵宋开国，改名光义；即位后，改名炅。他生于后晋天福四年(939年)十月，死于至道三年(997年)三月，终年五十九岁。撇开早夭者不计，太宗兄弟三人而居其中，哥哥即太祖匡胤，弟弟是廷美(原名匡美、光美)，俱为杜太后所生。太祖生于后唐天成二年(927年)，廷美生于后汉天福十二年(947年)，太宗比太祖小十二岁，而大廷美八岁。后来，在雍熙元年(984年)正月廷美死后，太宗曾说廷

① 原载《历史研究》1987年第2期。

② 载《华南师大学报》1983年第3期。



美的母亲是自己的乳母陈国夫人耿氏。清代钱大昕指出：“此云乳母耿氏所生者，盖廷美得罪后，造为此言。”说出了事情的底蕴<sup>①</sup>。

建隆元年(960年)，光义二十二岁，参与陈桥兵变。赵宋皇朝建立后，被擢升为殿前都虞候，领睦州防御使。建隆元年五月，太祖亲征据泽潞反抗的李筠，光义被任为大内都点检，留守京城。八月，领泰宁军节度使。十月，太祖南征据扬州反抗的李重进，光义为大内都部署，仍留守京师。建隆二年(961年)七月，光义为开封尹，同平章事。

太宗早年的事迹，《宋史》卷四《太宗一》仅记载他年青时多读书，工文业，多艺能，仕周官至供奉官都知。端拱元年(988年)二月，太宗在给儿子元僖等人的手诏中曾说：“朕周显德中，年十六，时江淮未宾，从昭武皇帝(其父弘殷)南征，屯于扬、泰等州。朕少习弓马，屡与贼交锋，贼应弦而踏者甚众，太祖驻兵六合，闻其事，拊髀大喜。年十八，从周世宗、太祖，下瓦桥关、瀛、莫等州，亦在行阵。洎太祖即位，亲讨李筠、李重进，朕留守帝京，镇抚都下，上下如一，其年蒙委兵权，岁余授开封府。”<sup>②</sup>太宗这里所说的是他二十三岁以前的情况，太祖即位后的事准确无误，但太祖即位前的事则多有舛误。太宗年十六，是后周显德元年(954年)；而周世宗征淮南，赵弘殷从行，在显德三年(956年)。太宗年十八，是显德三年；而周世宗下瓦桥关，是显德六年(959年)，当时太宗二十一岁。这是太宗记忆偶误还是造为此言，难以遽定。但是，征淮南、下瓦桥两事，并未载入据《实录》、《国史》成书的

<sup>①</sup> 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(下称《长编》)卷25；《廿二史考异》卷75，《魏王廷美传》。

<sup>②</sup> 《长编》卷29；《宋朝事实》卷3。



《宋史·太宗本纪》，其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。太宗出身于武将之家，父兄均为大将，从小学习弓马，是有可能的，但太宗青少年时代并无多少可言之事迹，也是确实的。否则，正史中应有详尽记载。

建隆二年光义为开封尹后，直到开宝九年(976年)即位，历时约十六年之久。太宗自己说是：“历十六七年，民间稼穡，君子小人真伪，无不更谙。”<sup>①</sup>深居于开封府中的光义，能够了解多少民情，是令人怀疑的；若说是熟悉了政事，那还有可能。更重要的是，光义利用开封尹的地位，在开封府中广延豪俊，聚集一批幕僚，文武皆备，养成了自己的势力。《玉壶清话》卷七记载，光义“为京尹，多肆意，不戢吏仆，纵法以结豪俊”。宋初著名文臣陶偁撰《清异录》卷上记载：“本朝以亲王尹开封，谓之判南衙，羽仪散从，灿如图画，京师人叹曰：好一条软绣天街！”台湾学者蒋复璁先生撰有《宋太宗晋邸幕府考》一文<sup>②</sup>，考出给事光义幕府的幕僚、军校至少有六十六人。

光义在开封府时，还着意拉拢文武大臣，以扩大影响与势力。《宋史》卷二六〇《田重进传》和《长编》卷一二，开宝四年七月记载，光义曾派人给禁军将领——控鹤指挥使田重进和御史中丞刘温叟送礼，被二人拒绝。由此可以推知，接收礼物的大臣必然更多，只不过不见于史籍罢了。除用送礼拉拢外，用排解纷难的办法交结大臣，也是光义的一种手段。《长编》卷一三记载，开宝五年七月时，仓储不足，太祖切责权判三司楚昭辅，昭辅求救于光义，光义让幕僚陈从信画策，禀

① 《长编》卷29；《宋朝事实》卷3。

② 载《大陆杂志》第30卷第3期，1975年。



告太祖，太祖从其计而行，为楚昭辅解了围。通过广置党羽，内外交通，光义在开封府时便势力大盛，“威望隆而羽翼成”，为他争夺帝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那么，太祖与光义的关系如何呢？《宋史》卷三《太祖三》载：“太宗尝病亟，帝（太祖）往视之，亲为灼艾，太宗觉痛，帝亦取艾自灸。每对近臣言，太宗龙行虎步，生时有异，他日必为太平天子，福德吾所不及云。”明人程敏政在《宋纪受终考》一书中即说：“观太祖于太宗，如灼艾分痛与夫龙行虎步之语，始终无纒芥之隙。”果真如此吗？恐或不然。太祖友爱其弟，尚可置信；所谓龙行虎步之语，则当出于光义或其亲信所虚构；若说太祖与光义“始终无纒芥之隙”，则更属专图美化的无稽之谈。

近代著名史学家张荫麟在《宋太宗继统考实》<sup>①</sup>一文中已用事例考证，太祖与光义是有矛盾的。除张先生所引事例外，尚有其他事例可证。《默记》卷下载：

颖上安希武殿直言：……其祖乃安习也。太宗判南衙时，青州人携一小女十许岁，诣阙理产业事。太宗悦之，使买之，不可得。习请必置之，遂与银二笏往。习刀截银一二两少块子，不数日，窃至南衙。不久，太祖知之，捕安习甚严。南衙遂藏习夫妇于宫中，后至登位才放出，故终为节度留后。其青州女子，终为贤妃者是也。

太祖知道安习为光义窃买女子事，即严捕安习，分明是警告光义，二人之间的感情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开宝九年，太祖曾去西京。在此之前，太祖征李筠、李重进，征北汉，都留光义守东京，独在此次要光义随行，并且到西京洛阳后，打算

<sup>①</sup> 载《文史杂志》第1卷第8期，1941年。



迁都。太祖迁都的目的,除了避开辽的锋芒外,脱离光义根深基固的东京开封府,恐怕也是一种因素。光义激烈反对此举,也透露了一点信息。太宗即位后,为显示太祖欲传位于己,当然要大肆宣扬太祖与己友爱,有传位之意。因此,指望太宗时及其后的史籍明确留下光义与太祖关系不和睦的记载,是不可能的。从史籍中透露的蛛丝马迹看,二人有隙,确是事实。

## 第二节 太宗与赵普

赵宋皇朝的开国奠基者,实在是太祖与赵普两人。南宋史臣洪迈说:“赵韩王佐艺祖,监方镇之势,削支郡以损其强,置转运、通判,使掌钱谷以夺其富,参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,禄诸大臣于殿岩而不使外重,建法立制,审官用人,一切施为,至于今是赖。”<sup>①</sup> 万历《顺天府志》卷五《功烈》说:“当国事草创,制度周悉,无出其右。”太祖也曾对赵普说:“朕与卿平祸乱以取天下,所创法度,子孙若能谨守,虽百世可也。”<sup>②</sup> 上述记载,足可反映出赵普在创建赵宋皇朝上的功绩与地位。

由于赵普在太祖朝的地位和权势,光义在太祖朝地位的升迁,乃至光义的即位,都与赵普不无关系;而太宗统治的稳固,也端赖于赵普的襄助。因此,有必要探究一下二人之间的关系。

<sup>①</sup> 《容斋随笔》卷7《佐命功臣》。

<sup>②</sup> 《中兴两朝圣政》卷12,绍兴二年十二月吕颐浩言。又见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61。





太祖即位之初，光义与赵普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。《国老谈苑》卷上记载，建隆元年五月，太祖亲征李筠，赵普通过光义请行，得到太祖同意。《长编》卷二，建隆二年六月记载，杜太后“尤爱皇弟光义，然未尝假以颜色，光义每出，辄戒之曰：‘必与赵书记（即普）偕行乃可。’仍刻景以待其归，光义不敢违。”杜太后要光义多与赵普亲近，一来可学习吏道，二来可巩固与提高地位。因此，在这一段时间内，两人关系较为密切，时相过从。

建隆二年六月，杜太后死去。七月，光义出任开封尹、同平章事。赵普时任枢密副使。五代时期，继位人一般都封王，任开封尹。光义虽未封王，但其任开封尹，已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了。然而，光义与赵普的关系，却日渐疏远。乾德二年（964年）赵普独相后“事无大小，尽决于普”<sup>①</sup>。光义与赵普，开始了明争暗斗。蒋复璁有《宋太祖时太宗与赵普之政争》<sup>②</sup>一文，详细考察了光义与赵普明争暗斗的情况。文中提及《长编》记载的冯瓚贿赂光义幕僚被流放事，光义幕僚宋琪与赵普交好被光义白太祖出知龙州事，光义幕僚姚恕坐法为赵普所诛杀事等，完全可以反映出光义与赵普的激烈争斗。

光义于建隆二年七月为开封尹、同平章事以后，乾德二年六月兼中书令，开宝四年（971年）七月被赐门戟十四支。但是，直到开宝六年（973年）八月赵普罢相时，光义一直未得封王，朝会排班也位在宰相之下。八月壬申（23日）赵普罢相，九月己巳（19日）光义即封晋王，壬申（22日）诏晋王位

① 《长编》卷5，乾德二年四月，注引《太宗实录》

② 载《史学汇刊》第5期，1973年。



居宰相上。赵普罢相刚一月，光义即封王，位居宰相上，这不正好反映出，光义不得封王是与赵普有关系吗？赵普抑光义不得封王，实际上是反对光义继位。

《曲洧旧闻》卷一载：“世传太祖将禅位太宗，独赵韩王密有所启。”《丁晋公谈录》载：“太宗嗣位，忽有言曰：‘若还普在中书，朕亦不得此位！’”《玉壶清话》卷三载，窜逐卢多逊于朱崖以后，太宗对赵普说：“朕几欲诛卿。”这些传闻是否可靠，难以确定，但以之与正史的记载相对照，则可知也并非无稽之谈。

《长编》卷三三载，淳化三年(992年)七月，赵普死后，太宗曾对近臣说，赵普“向与朕有不足，众人所知”。所谓“不足”，史无明言。但能使太宗耿耿于怀，至死不忘，除了继位大事外，还能有什么呢！既曰“众人所知”，则流传朝野，录入小说、笔记，也就不足怪了。《宋史》卷二四四《廷美传》载：“太宗尝以传国之意访之赵普，普曰：‘太祖已误，陛下岂容再误邪？’”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据此推断，赵普在太祖时曾进言，反对光义继位，言之成理。《宋论》卷二曰：

迨及暮年，太宗威望隆而羽翼成，太祖且患其偏，而知德昭之不保，普探志以献谋，其事甚秘，卢多逊窥见以撻发之，太祖不忍于弟，以遵母志，弗获已而出普于河阳。

所谓“母志”云云，乃指“金匱之盟”，后文将论述，此不赘。然《长编》卷一四载，赵普罢相就镇时，曾上章说：“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，皇弟忠孝全德，岂有间然。”实属欲盖弥彰。虽或此章真伪大有疑问，仍可反映出，赵普的罢相，主要原因固然是专权太过，直接因素则是参预定义大计，与太祖之成谋不合，且受人(卢多逊?)攻击。赵普罢相后，卢多逊



升任参知政事，光义则封王、位在宰相上，基本确立了继位人的地位。

赵普“富有时才，精通治道，经事霸府，历岁滋深”<sup>①</sup>。他救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于将戮之时，罢符彦卿典兵成命于已颁之后，都是人所难为之事。因此，赵普在宋初不仅权倾中外，而且为佐命诸将所敬畏，其地位和影响是举足轻重的。太祖既不采纳他关于继位问题的意见，便不能再留他在朝为相，否则，光义仍无法继位。试看太宗去世后，宰相吕端在立真宗问题上的决定性作用，便可明了此点。<sup>②</sup>况且，吕端的权势、地位、影响和才干等均远不及赵普。

太宗即位后，对赵普仍有猜疑之心。他即位不到一个月，就罢去了赵普领支郡之权；赵普到京朝见，太宗又罢其使相，以太子少保留京。太平兴国四年（979年），赵普从平太原，覃赏不及。“赵普奉朝请累年，卢多逊益毁之，郁郁不得志”，以致从者皆去，唯余王继英一人。<sup>③</sup>后来，赵普通过密奏的形式，提出了“金匱之盟”，为太宗继位找到了合法的根据，赵普与太宗的关系才得以缓解，遂再度出任宰相。此后，太宗虽则表面上对赵普尊宠有加，实际上是猜忌防备的。赵普对太宗，也是处处提防。他小心谨慎，“家问中指撝审细，字画谨严”；雍熙年间，赵普在外为使相，遣夫人朝太宗，留子承宗侍卫京师<sup>④</sup>，都是要去太宗之疑。太宗朝，赵普虽也两度为相，但总共不过四年，没有多大作为。

① 《长编》卷2，建隆二年七月范质奏疏语。

② 参见拙文《吕端与宋初的元老思想》，载《宋史研究论文集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。

③ 《长编》卷22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；《宋史》卷268《王继英传》。

④ 《东观余论》卷下。



总而言之,太宗与赵普的关系,初则密切,继而争斗,终至若即若离地互相利用,到赵普死时仍有隔阂。太宗因在明争暗斗中战胜了赵普而确立了实际继位人的地位,又因赵普的帮助而稳固了治,但二人始终是互相猜疑和戒备的。

### 第三节 太宗之继位

开宝九年十月,太祖猝然死去,年仅五十岁。作为皇弟的光义,时任晋王兼开封尹,继承了皇位。

关于太祖之死和太宗继位,有“烛影斧声”和“金匱之盟”两大疑案,引起后人的争执、猜测,其真相今天已经难以完全搞清楚了。<sup>①</sup> 太宗继位的两大疑案,对于太宗和真宗时期的政治,乃至整个北宋及南宋初期的政治,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所以在谈到太宗时,不能不剖析这两大疑案。

关于太祖之死,《宋史》卷三《太祖三》的记载十分简单,只有“帝崩于万岁殿,年五十”一句。《长编》卷一七的记载比较详细,是综合了《湘山野录》、《涑水记闻》等书而录入的。现录于下:

十月壬子(19日),夜召晋王,属以后事。左右皆不得闻,但遙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,若有所避避之状,既而上引柱斧戳地,大声谓晋王曰:“好为之”。

癸丑(20日),上崩于万岁殿。时夜已四鼓,宋皇后使王继恩出,召贵州防御使德芳。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

<sup>①</sup> 近人论两案的文章有:吴天擲《烛影斧声传疑》,载《史学季刊》第1卷第2期;谷霁光《宋代继承问题商榷》,载《清华学报》第13卷第1期;均1940年;邓广铭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》,载《真理杂志》第1卷第2期,1944年;等等。



之志素定，乃不诣德芳，径趋开封府召晋王，见左押衙程德玄先坐于府门。德玄者，荣泽人，善为医。继恩诘之，德玄对曰：“我宿于信陵坊，乙夜有当关疾呼者曰：‘晋王召’。出视则无人，如是者三。吾恐晋王有疾，故来。”继恩异之，乃告以故。扣门，与俱入见王，且召之。王大惊，犹豫不行，曰：“吾当与家人议之。”入久不出，继恩促之曰：“事久将为它人有矣。”时大雪，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官。继恩使王止于直庐，曰：“王且待于此，继恩当先入言之。”德玄曰：“便应直前，何待之有！”乃与王俱进至寝殿。后闻继恩至，问曰：“德芳来耶？”继恩曰：“晋王至矣。”后见王，愕然，遽呼官家，曰：“吾母子之命，皆托于官家。”王泣曰：“共保富贵，勿忧也。”

甲寅(21日)，太宗即位，群臣谒见万岁殿之东楹。

正是《长编》记载的传世，使“烛影斧声，千古之谜”的说法广为流传。从《长编》的记载，可以看出如下几个问题：

其一，太祖是猝死的。开宝九年正月到十月，每个月都有太祖出行的记载，甚至远到洛阳，可见他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。在现存史籍中，直到十月十九日，都没有太祖生病和大臣入视问疾的记载，而二十日太祖却死去了，死得很突然。日本学者荒木敏夫，推断太祖是由于饮酒过度，而在一夜之间猝死的。<sup>①</sup>太祖喜饮酒，这是事实，但早在建隆二年(961年)闰三月，他就对近臣说：“沉湎于酒，何以为人？朕或因宴会至醉，经宿未尝不悔也。”<sup>②</sup>说明他对饮酒已有所节制，从而不大可能死于饮酒过度。

① 《宋太祖酒癖考》，载日本《史林》38之5，参见日本《宋代研究文献提要》69条。

② 《长编》卷2。



其二,太祖死时,没有传位遗诏。马韶陈符瑞言晋王利见之辰事,晋王亲信梦神人语晋王己即位事,静南节度使宋湓言白龙出现事,都反映了晋王光义在为继位的合法化从神的方面寻找帮助。张荫麟说:“此类事通常只见于两朝嬗递之际。使太宗之继统而有名正言顺之法令根据,则此类事岂非画蛇添足,而烦伪造也?”<sup>①</sup>宋后命王继恩召德芳,也反映出太祖因猝死而无遗诏。今见于《宋大诏全集》卷7和《宋会要辑稿》礼二九之一的所谓“太祖遗诏”,显属事后伪造。

其三,光义预知太祖之死。十九日晚太祖召光义饮酒,二十日清晨光义即派程德玄预先在府门前等候内侍召人,说明光义已知太祖必死于二十日晨。

其四,光义是抢得帝位的。王继恩说事久将为它人有,程德玄要光义直前勿等,宋后以母子之命相托,都说明光义是用强力夺得帝位的。继恩召时,光义入久不出,显然是在部署,以确保抢位成功。直到一天以后才即位,也反映出光义的即位遇到了阻碍。

上述几点足以说明,太祖之死与太宗有关,太宗是直接获益者。至于太祖猝死之因,从种种迹象分析,光义在酒中下毒是最为可能的。

《默记》卷上记载,太宗以牵机药赐死李煜;据《烬余录》甲编,孟昶和钱俶都是太宗在酒中下毒毒死的。看来,酒中下毒是太宗惯用手法。在《长编》的记载中,有一个医官程德玄,是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。《涑水记闻》卷一载:“德玄后为班行,性贪,故官不甚达,然太宗亦优容之。”《长编》卷三二,太平兴国六年九月亦载:“程德玄攀附至近列,上(太宗)颇信

<sup>①</sup> 《宋太宗继统考实》,载《文史杂志》1卷8期,1941年。



任之,众多趋其门。”一个医官受到如此宠遇,推究其因,可能是用医术帮助了光义登位。

另外可注意的是,太祖死后,两位宰相——薛居正、沈义伦不见有所动作。《宋大事记讲义》卷二《宰相》说:“居正、义伦,不过方重清介自守之相耳。”参知政事卢多逊则升为宰相,隐约反映出他为太宗继位出了力。赵普罢相出知河阳,实在是给了光义夺位以莫大便利。

在太宗及其后裔统治一百余年之后,尚能留下如许蛛丝马迹,则太宗继位之时,其篡位之迹,自是更彰,人心、士大夫之不服,乃势所必然。《长编》卷三八载,至道元年十二月,太宗曾对待臣说,他即位之始,有“远近腾口,咸以为非,至于二三大臣,皆旧德耆年,亦不能无异”的情况出现。有鉴于此,太宗从安抚人心,培植亲信,树立和提高自己的威望等三个方面来安定局面,巩固其统治地位。

安抚人心。一是宣布一切依照太祖时的章程办理,以示自己是太祖事业的继承者。太宗即位伊始,便下令:“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,事为之防,曲为之制,纪律已定,物有其常,谨当遵承,不敢逾越。咨尔臣庶,宜体朕心。”太宗又对宰臣说:“边防事大,万机至重,当悉依先帝旧规,无得改易。”“今四方无虞,与卿等谨守祖宗经制,最为急务,此委相之大体也。”<sup>①</sup>二是安抚皇室和宰执大臣等。太宗即位后,以弟廷美为开封尹,兼中书令,封齐王,以示与太祖时皇弟封王、尹开封相同。以太祖子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,兼侍中,封武功郡王。诏廷美、德昭并位在宰相上。又封太祖子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,同平章事。太宗还下令,太祖与廷美的子女俱称皇子、皇

<sup>①</sup> 《长编》卷17、卷114,景祐元年二月李淑奏。



女,进封太祖三女为郑国、许国、虢国公主。宰相薛居正、沈义伦、卢多逊均加官,其子也加官晋爵;枢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,副使楚昭辅升为枢密使。

太宗特别注意培植和提拔亲信,控制中央和地方的权力。开封府的幕僚,如程羽、贾琰、郭贇、商凤等人,或知开封府,或为枢密直学士,或为东上阁门使。开封府的军校,如杨守一、赵镛、周莹、王显等人,都“异以兵食之重寄”,先后掌管枢密院。<sup>①</sup>太宗时的枢密院,后来几乎成了开封府幕府旧人的囊中物。

太平兴国二年(977年)正月,即太宗即位后三个月,在科举考试中即一举录取进士及诸科五百人之多,其中进士达一百九人,“皆先赐绿袍鞞笏,锡宴开宝寺”,太宗自为诗二章赐之。比起太祖时一次最多录取进士三十一人,人数大增,而且授官也比以前优厚,进士第一、二等俱通判诸州。史称:“宠章殊异,历代所未有也。”宰相薛居正等人说取士太多,用人太骤,太宗不听。进士及诸科人员赴任辞行时,特召令升殿、谕之曰:“到治所,事有不便于民者,疾置以闻。”仍赐装钱,人二十万。<sup>②</sup>其目的,一方面是拉拢士大夫以为己用,另一方面是急于用这些“天子门生”去掌握地方大权。

为收买人心以为己用,对太祖临终前要治罪的川、峡两路转运使申文玮、韩可毗,太宗释而不问。在太祖时“献宫词,托意求进用”的孔承恭,“太祖怒其引论非宜,免归故里”,太宗以赦复授故官。<sup>③</sup>

太宗还派亲信侦探下情,以为防范。太宗即位不久,即

① 以上见《长编》卷17、卷18,《宋史》卷268。

② 《长编》卷18。

③ 《长编》卷17、卷24。





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，敢藏匿者弃市，募告者赏钱三十万。又诏诸道转运使察官吏能否，第为三等，岁终以闻。太宗“分命亲信于诸道廉官吏善恶，密以闻”。又派武德卒潜察远方事，“有至汀州者，知州王嗣宗执而杖之，缚送阙下”，太宗大怒，“遣使械嗣宗下吏，削秩”。端拱元年（988年）十一月，契丹进攻河北，定州军中，有中黄门林延寿等五人执诏书督战。<sup>①</sup>《元丰类稿》卷四九《侦探》载：“淳化中，柴禹锡、赵镛掌机务，潜遣吏卒变法侦事。卒王遂与卖书人韩玉有不平，诬玉有恶言，禹锡等以状闻，上怒，诛玉，京人皆冤之。至道中，又有赵赞，性险诘捷给，专伺中书、枢密及三司事，乘间言于上，上以为忠，无他肠，中外畏其口。”这里虽然讲的是太宗晚年的事，也可以由此推知整个太宗时期的情况，上至中书，下至平民，都在太宗亲信的侦探范围之内。

太宗十分热衷于树立和提高自己的威望，以慑服臣下和民众。《铁围山丛谈》卷一载：

太宗始嗣位，思有以帖服中外。一日，辇下诸肆有为丐者，不得乞，因倚门大骂，为无赖者。主人逊谢，久不得解。即有数十百众，方拥门聚观，中忽一人跃出，以刀刺丐者死，且遗其刀而去。会日已暮，追捕莫获。翌日奏闻，太宗大怒，谓是犹习五季乱，乃敢中都白昼杀人，即严索捕，期在必得。有司惧罪，久之，迹其事，是乃主人不胜其忿而杀之耳。狱将具，太宗喜曰：“卿能用心若是！虽然，第为朕更一复，毋枉焉，且携其刀来。”不数日，尹再登对，以狱词并刀上。太宗问曰：“审乎？”曰：“审矣”。于是，太宗顾旁小内侍：“取吾鞘来！”小内侍唯

<sup>①</sup> 《长编》卷 17、卷 22、卷 29。